

谍战剧《秋蝉》开播以来,收视一直位于同时段前列

青春叙事再度助力流量价值正向传播

■本报记者 张祯希

谍战剧一直是中国荧屏最受观众喜爱的剧集类型之一。近日,由青年演员任嘉伦领衔主演的谍战剧《秋蝉》在浙江、江苏两大卫视平台播出。剧集开播首日,便收视破一,开播以来,收视更是一直位于同时段前列。

《秋蝉》围绕代号为“秋蝉”的青年共产党员展开,讲述了其在香港被日军侵占时期潜伏于日军机要单位,执行秘密任务的故事。

与《伪装者》《麻雀》《解密》等近年兴起的一批热播谍战剧一样,《秋蝉》用偶像剧风格的青春叙事开启这段红色故事,高人气青年演员与热血浪漫的情节相得益彰。虽然情节中瑕疵在所难免,却因符合时代审美而赢得了青年人的关注与热议,并引发了网络传播二次话题。这也让五四青年节当晚开播的《秋蝉》,像极了一份生动的青春寄语——所有伟大都曾经历年少青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唯信仰不可辜负。

用高颜值、快节奏、新拍法,打开谍战故事

电视剧《秋蝉》延续了前作《麻雀》的幕后阵容,同样以青春群像开启谍战故事。剧中,几位重要青年角色各有性格,青年之间的互动让英雄叙事不再孤独,也给予电视剧更多情感演绎空间。

“秋蝉”叶冲自小在日本长大,却有一颗爱国心,在矛盾与孤独中度过童年的他,最终在革命领路人“檀香”的引导下,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开启了危机四伏却有所依的人生旅途;“海归”池诚表面是风光无限的财团阔少,实则忧国忧民热血坚毅,与叶冲从敌对到同仇,成为叶冲执行任务的重要助力;女大学生何樱,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因为哥哥的死亡而卷入乱局的她,在与叶冲的相处中收获了信仰与情感;巾帼不让须眉的江湖儿女靳香,在国仇家恨中一路成



《秋蝉》以青春群像开启谍战故事。图为该剧海报。

长,与池诚是爱侣也是战友。

除了青年演员撑起的高颜值外,快节奏亦是《秋蝉》吸引观众快速“入局”的法宝。仅仅在电视剧的前两集中,就有四位重要的角色接连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高潮迭起,让观众唏嘘。张涵予与何中华饰演的革命领路人“檀香”与“老何”的牺牲,尤为悲壮感人。两位已被盯梢的老共产党员,冒着暴露的危险,给青年接班人传递任务,最终又都为了掩护革命的年轻火种,毅然决然牺牲了自己。不过,牺牲并不意味着“杀青”,在青年一代不时出现的回忆闪现中,老一辈的身影还将继续出现,用倒叙、插叙补充主人公的成长弧线。

面对阅片量极大的当下观众,“怎么拍”与“拍什么”几乎同等重要。《秋蝉》中就有一些新颖细腻的镜头语言,引发青年

观众热议。不少网友发现,叶冲初登场的几个长镜头,都有细腻的光影变化:或一路背光而行,脸部明明灭灭;或置身于黑暗中,被一道光打亮局部。光影如语,衬托出唯美神秘的氛围,也暗示了角色复杂的身份。剧中引发热议的,还有一组颇具新意的“脑内剧场”镜头。角色在推理事件时,复盘了当时的场景,而自己则身处其间,捕捉微表情等细节。

“偶像化”正剧,正在释放流量的正向价值

蝉是高洁的象征。主创介绍,剧名“秋蝉”是主人公的代号,更象征了一代代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这些坚定的无名英雄,在危急时刻为家国与信仰,潜于无声之中,

前赴后继,奉献着自己的人生。正如剧中领路人“檀香”对后辈“秋蝉”的感人寄语:“生死人生之大事,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戏里,是两代人革命信仰的坚定传承;戏外,则是中生代演技派与青年演员的相互激发。

《秋蝉》主演任嘉伦1989年生人,凭借在《青云志》《白蛇传说》《锦衣之下》等一批古装偶像剧中的演绎,赢得了不少青年观众的喜爱。而从《秋蝉》的弹幕评论中不难发现,很多观众正是冲着年轻演员而来的。

《秋蝉》并非个例。区别于《黎明之前》《潜伏》《悬崖》《风筝》等一批传统谍战经典,由“流量担当”的高人气青年演员挑大梁,展现热血青春谍战剧,不拒绝偶像派明星的加入。《伪装者》以一个成分复杂的大家庭为样本,讲述了抗战时期各方势力间的角力。彼时,正处于转型期的胡歌,将主人公明台的意气风发与心灵成长,展现得分外动人;电视剧《麻雀》展现了青年主人公从怯懦怀疑到坚定信仰的蜕变之旅。李易峰、周冬雨、阚清子、张若昀、尹正等青年演员发酵出诸多网络话题。

在文化学者看来,青春谍战题材的走红,其实是市场走向与青年演员自我成长的双向选择。一方面,高人气青年演员,在网生代中更具市场号召力,能够让红色叙事走入更多青少年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些打破偶像剧与正剧壁垒的剧集,也为青年演员提供了一个相对舒适的转型缓冲地带。

不过,青春路线谍战剧也要注意“偶像化”的尺度把握。因为过分强调小情小爱,或者为了突出主人公的人物魅力,而弱化奋斗的艰苦与不易,甚至是阿谀现实常理的“悬浮感”,常常成为这类剧集的争议点,也是这些作品迈向经典行列的绊脚石。要知道,将观众吸引到屏幕前的或许是青年演员,但真正打动观众、引发好评的永远是那份为信仰而战的革命精神——唯有严谨、真实的表达,才可释放流量的正向价值。



兰心大戏院修缮后效果图。(兰心大戏院供图)

本报讯(记者方)坐落在茂名南路57号的兰心大戏院日前开启修缮前期保护工作,预计将于一年后华丽归来。修缮效果图前天刷屏朋友圈——远处高楼耸立是现代化的上海,而兰心优雅的海派风格和城市摩登风情相得益彰。未来在上海夜色映衬下,这座历史悠久的剧场将焕发新生。

最早的兰心大戏院为木结构,1866年创建于诺门路圆明园路,1871年毁于火灾,1874年重建。1930年迁建现址,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其间几度更名,1991年恢复兰心大戏院原名。“演艺大世界”区域内的兰心大戏院,与锦江饭店(原华懋公寓、峻岭公寓)、法国总会(现仅存一部分)和国泰电影院等相毗邻,是上海驰名中外的建筑和文化地标。剧场内部仿欧洲歌剧院式样,观众厅内圆拱形的吊顶充满欧洲宫廷风格。近700个座椅交错排列,总体呈弧形向舞台中央聚拢,与整体风格非常协调。

作为上海开埠至今历史最久的剧场之一,兰心大戏院见证不少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往事。剧场最初以上演话剧为主,进入20世纪后逐渐发展成为歌剧、交响乐、戏剧、芭蕾舞及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出场所,是上海具有典型意义的融汇东西方文化的演艺空间之一。1945年梅兰芳抗战巡演八年,首次复出即在这里演出昆曲《刺虎》等剧目。2010年1月,伦敦西区上演了近60年的话剧《捕鼠器》,第一次走出英国也是选在兰心大戏院。《捕鼠器》制作人斯蒂芬·韦利-科恩爵士曾感慨:“兰心大戏院与伦敦圣马丁剧院相仿,两家剧院连舞台尺寸也相契合,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

剧场方面透露,这次修缮既要匹配现代化剧场设施标准,又不能失去历史建筑韵味,因此眼下正在进行细致的修缮前期保护工作。不久的将来,兰心大戏院将以崭新面貌为上海和各地观众带来更优质服务和观演体验。

百年兰心开启修缮保护,一年后华丽归来

上海开埠至今历史最久剧场之一将在城市夜色下焕发新生

当“倍速观看”成为常态,电视剧究竟是慢的有营养,还是快的套路爽

热播剧引发“褪黑素”与“咖啡因”之争

■本报记者 宣晶

从12集的短剧到70集的长篇,从现实题材到古装传奇,近期多部优质国产剧在荧屏竞相“绽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恰似这春色满园的好时节。

“神仙剧”扎堆热播,热议也随之而来。其中,影视剧创作篇幅长短之争、快慢之辩,尤为集中。如,70集古装剧《清平乐》口碑就呈现两极分化:拥趸们认为它浸透了“大宋味道”,值得细细品味;也有些观众觉得该剧节奏拖沓,让人昏昏欲睡,堪比“人间褪黑素”。与此同时,《我是余欢水》《龙岭迷窟》等更像“醒脑咖啡”“深夜可乐”,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连绵不断,让人欲罢不能。无论是慢的有营养,还是快的套路爽,本来各有妙处,电视剧如何找寻最适合自身的叙事风格和节奏,则考量着创作者对影视剧品质的坚守、对艺术的追求。

良心剧为什么成了“褪黑素”?《清平乐》只唱了半台好戏

由王凯、江疏影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导演张开宙曾执导过豆瓣高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服化道堪称美轮美奂,这部怎么看都是“王者”的《清平乐》在湖南卫视黄金档播出后,收视率却高开低走,口碑也呈现两极分化。有观众点评说,这部剧节奏平缓的70集“漫漫长剧”,堪比“人间褪黑素”,“助眠有奇效”。

是《清平乐》“曲高和寡”,还是“这届观众不行”?表面上看,这是观众口味差异之争,其实也反映出了当下古装剧创作上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宫斗剧层出不穷,几乎占据了古装电视剧的半壁江山。宫斗剧通过戏说、穿越、架空等方式,巧妙规避了历史剧的创作难点——艺术加工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转而对后宫文化中“升级打怪”的斗争哲学津津乐道,立意和格局也因此变得狭隘而偏颇。《清平乐》改编自网络小说《孤城闭》,原著讲述了宋仁宗之女福康公主和内侍梁怀吉的宫闱秘史,但电视剧却定位成历史正剧,“舍易求难”勇气可嘉。

为了还原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宋仁宗,创作者可谓煞费苦心。故事发端于宋仁宗的身世谜团,《清平乐》并没有在“狸猫换太子”的民间故事上多做展开,而是据《宋史·李宸妃传》进行了详尽且符合史实的还原,更通过晏殊劝诫帝王的言辞,将北宋崇尚的孝道仁义、君臣之礼、儒者风范娓娓道来。扎实严谨、尊重史实的叙事风格贯穿了电视剧的前半程,也渗透到服装道具、台词动作等每一个细节。一幅北宋皇家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观众不仅能从“割子”“监门式”和各种繁琐的官制官名中窥见北宋朝堂



《清平乐》海报。



《我是余欢水》海报。

的政治生态,也可以在蜜饯李子雪花膏、吐蕃猪肉、鱼蓉粟米羹等御膳菜名里探究宋人衣食住行的习俗。

可惜,《清平乐》只唱了半台好戏,当张贵妃和贾教习“上线”后,该剧将重心转回后宫秘史的套路,“宋夏战争”“重熙增币”“庆历新政”等历史事件则成了宫斗的“背景板”。儿女情长显然托不起历史正剧应有的宏大画卷,过度沉迷“考据”又冲淡了戏剧冲突。随着剧情缓慢、人物扁平化、支线喧宾夺主等“硬伤”相继呈现,口碑和收视率同步下滑也就不足为怪了。

“短而爽”根本在于“精”,短剧并不等同于“全程高能”的段子集锦

如果说《清平乐》是一壶需要细品的清茶,那么热播剧《我是余欢水》就像一杯浓缩咖啡,口感强烈,刺激着味蕾。

按理说,男性中年危机的故事并不新

鲜,“同题作答”的《如果岁月可回头》就沦为了“注水剧”。相比之下,《我是余欢水》通过化繁为简、高度浓缩的叙事手段,以婚姻、友情、事业、健康危机为着力点,勾勒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艰难境遇,使观众产生了“人人都是余欢水”的广泛共鸣。该剧短短12集,剧情却反转再反转,用命运逆袭制造出网文式的“爽感”,使观众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世界里,欲罢不能。

毋庸置疑,“短而爽”的叙事风格正带动影视剧创作的一股风潮,《不完美的她》(22集)、《我是余欢水》(12集)、《龙岭迷窟》(18集)等近期轮番热播,即便普通观众也察觉到了“短剧时代”的到来。一些视频网站频频试水单集时长3至10分钟的“超短剧”,碎片化娱乐的理念推动着影视剧创作走向另一极。短剧站上“风口”的同时,创作者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短剧的根本在于“精”,在于凝练镜头语言,强化戏剧冲突,凸显角色性格,传递时代的声。如果影视剧为追求形式上的“短”,迷失在“全程高能”段子集锦里,削弱了

思想性和艺术性,剥离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判断,便是舍本求末了。

其实,影视剧节奏的快慢、篇幅的长短并没有一定之规。上世纪20年代,法国先锋派对电影节奏的追求达到了狂热地步,电影理论家莱翁·慕西纳克认定,电影成败的关键“是节奏,不然就是死亡”。倏然间,百年已过,影视艺术语言不断发展演变,早已超越当初“诗电影”的藩篱,但“不完美,毋宁死”的精神仍激励着后来者不懈地攀登艺术巅峰。曾经拿下艾美奖大满贯的美剧《24小时》节奏紧凑、环环相扣,看得惊心动魄;岩井俊二用舒缓的叙事节奏、淡化的故事情节、唯美诗意的画面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散文电影。无论成熟的影视工业化套路,还是隽永诗化的美学风格,做到极致已经足够好。说到底,影视剧创作者当秉持艺术为上的匠心,不盲目求快,不注水为慢,静心思索怎样开拓思路、打磨剧本,使长剧有营养,短剧有深度,这才是作品叫好又叫座的根本所在。

海外视点

迪士尼方确认《花木兰》7月24日北美上映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迪士尼新任首席执行官鲍勃·查贝克日前在就任后的首个个人电视采访中表示,备受关注的电影《花木兰》将遵守撤档后重新定下的档期,按计划于7月24日在北美及全球多地上映。

查贝克对于影片能按时在世界各地影院上映持乐观态度,他相信观众对院线电影有很大的积压需求:“我认为对这部特定的电影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档期。”而面对美国影院对观众人数限制的规定,他则表示将与合作院线共同处理这一问题。

真人版《花木兰》由妮基·卡罗执导,刘亦菲、甄子丹、安佑森、巩俐、唐莎娜、李连杰、郑佩佩等人主演,电影讲述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屡获战功的故事。据悉,《花木兰》投资高达两亿美元,是迪士尼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动画改编电影。“忠、勇、真”,妮基·卡罗在片中削弱了主角的爱情故事,而是将更多镜头贡献给武戏和战争场面,力图传递出花木兰所代表的独立女性精神。

今年三月,《花木兰》在洛杉矶举行了盛大的全球首映礼,导演妮基·卡罗携一众演员亮相红毯。此后受到疫情影响,片方相继取消了在伦敦的首映礼及多地的宣传活动。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一首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让姓氏、籍贯等无确切史书记载的花木兰被大众熟知,“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多种文艺作品。

1998年,迪士尼将“花木兰”的故事以动画电影的形式搬上大银幕,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不俗票房及影响力,“花木兰”形象也风靡全球。影片不仅拿下第26届安妮奖杰出动画电影导演、动画电影编辑、动画效果等多个大奖,还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及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等多个提名。



刘亦菲、甄子丹等人主演的电影《花木兰》剧照。